

# 富裕县文史资料

## (第五辑)

富裕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 目 录

- |                         |         |        |
|-------------------------|---------|--------|
| 1、土改运动中严守政策纪律的情况………     | 史治平     | ( 1 )  |
| 2、大地主吴广仁反把倒算，村干部吴海山惨遭杀害 | 安凤瑞     | ( 5 )  |
| 3、从朝鲜回国的前前后后……………       | 韩庆富     | ( 9 )  |
| 4、柯族战士的英雄事迹……………        | 关子军     | ( 14 ) |
| 5、史料三则……………             | 姜黎      | ( 16 ) |
| 6、警护团长吴景瞻的反革命活动……公安局史志办 | ( 23 )  |        |
| 7、叛徒刘祥荣的罪行……………         | 傅吉本、常占林 | ( 30 ) |
| 8、“靠山红”匪首于长顺落网记         | 安凤瑞、常占林 | ( 35 ) |
| 9、富裕县的老中医暨中医事业……………     | 宋国忱     | ( 40 ) |
| 10、依克明安额鲁特蒙古族文化拾零……………  | 敖乐奇     | ( 44 ) |
| 11、富裕县境内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 郑化宇     | ( 48 ) |
| 12、满族风俗—祭祀……………         | 于首学、刘胜利 | ( 51 ) |
| 13、从车老板到援外专家……………       | 姜黎      | ( 55 ) |
| 14、我了解的李开成……………         | 姜黎      | ( 58 ) |

# 土改运动中严守 政策纪律的情况

史治平口述 任远荣整理

我于1946年7月到富裕县，任西满分局工作队副队长，8月兼任三区区长，1947年4月兼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后任县长、县委书记。于1951年4月调省工作。回忆往昔，思绪万千。我在富裕县工作中体会最深的就是在土改运动中严守政策和纪律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全局的胜败，因而我们在工作中特别注重政策和纪律。

## 严把政策关

在1946年末至1947年末的三区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们采用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讲解党的土改政策，使群众切实了解实行土改是为了解放广大劳苦群众，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和保护生产力；同时还使群众了解土改的各项具体政策，在斗争中“不树敌过多”。由于土改政策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心愿，很快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广大劳苦群众千年沉冤一日迸发，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巨大洪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压制，只能引导。在执行政策上，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按罪量刑的方针，对那些罪大恶

极、不处死不足以平民愤的敌对份子处以极刑；对那些有某种罪行但又不该处死的份子，则采取大会斗争、个人认罪、赔礼道歉、罚款、集中劳动改造等方式。与此同时还建立审批程序，对要处死的必须先报区里，经工作队、区委、区政府审批后方可执行。不同意处死的，统一押送看守所，边审讯、边调查，获得确凿证据后，则按罪量刑。在三区的土改运动中，经审批由群众处死了恶霸地主、大地主、维持会长、劳工股长、汉奸、特务、匪首份子共20余人，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如小哈州大地主黄家东，当过维持会长、兴农“合作社”主任。他残酷地欺压、剥削农民，大量贪污人民钱财，群众恨之入骨，像这样罪恶累累的首恶份子理所当然地交群众处死。还有东房了一个姓姜的劳工股长，抓劳工最狠，平日最霸道，被他抓去的劳工一般都回不来，免抓的要给他钱。这个人被打死也是罪有应得的。我们审批处决了这类首恶份子，人民是拥护的，无不拍手称快。但在运动中，也经常出现群众过分偏激不讲政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区别对待的原则，按政策办。有50人左右各村申报“打死”，经区审查否决了，给了其它处罚并给予出路。哈州在处决大地主黄家东时，群众要求揪出在我们区队的一个战士，此人过去曾给黄当过狗腿子打过老百姓。因此要拉去“陪榜”。这个人明显是不够处死的，一经揪出，难免被打死。于是我们决定：①清洗出区中队，不当战士了，回去悔过自新，向被欺负过的人认罪道歉；②交给村党支部郭殿学同志进行教育，带他到斗争大会前但要打保票、保证回去安全。当这个战士被带回后，群众要打死

他，郭殿学同志讲清政策，群众还是要打，最后郭殿学同志只好用自己身体趴在战士的身上。他说：“要打就打死我吧！”结果群众没有打。后来，我们大力表扬郭殿学同志敢于坚持和掌握政策的精神，影响很好。

### 坚决纠正违反政策的现象

在土改运动中，我们在政治上严守区别对待的原则，在经济上严格执行平分土地和保护工商等政策。我们除了通过宣传教育和强令措施，纠正一些群众和干部准备乱打乱杀的行为外，还按政策对地主的土地、房屋、财产全部平分，对富农剥削部分分掉，对大汉奸的财产没收归国有；对工商业坚决保护，对富裕中农采取保护政策。当时曾出现对富裕中农乱斗乱分现象，我们认真复查政策，该退的退，该赔的赔，对被错误处理者赔礼道歉，使土改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大，在基层群众中违反政策现象很容易发生。我们除了在发生时尽力制止、纠正外，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违反政策现象发生。在土改过程中，出现农民到外屯指名乱斗、拉走车马、拿走财物的“大扫荡”行为。三区也有少数农民到外区“扫荡”的，在本区内各村屯之间也有相互“扫荡”的。我们除了对参加扫荡者给予批评教育，按政策做转化工作外，我们还预先和邻区协商谈判，双方主动拿出防范措施，互相提供材料，互相支援，有问题组织上主动解决，因而把“大扫荡”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

## 严守党政纪律

为了保证土改政策的实施和任务的完成，我们对工作队员和区干部加强纪律教育，要求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纪律严明，清正廉洁，不准丧失立场，不准侵占斗争果实，不准接受送礼，违者严肃查处。有一次，一个村干部给党员副区长张秀峰同志送一块布、一条裤子，当时他表示不要，村干部一定要送，张秀峰同志就把东西带回区里了。我们在工作队和区干部会上批评了张秀峰同志，张秀峰同志也作了检讨，并及时把原物全部退还了；有的村党员、干部贪污、捞取，以权谋私，区里查清后，坚决撤掉其党支部书记或农会主任职务。

由于我们在土改运动中严格按政策纪律办事，保证了土改这一年在受到涝灾的情况下还夺得了较好的收成，超额完成了征购粮、支前和扩军任务，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好评。也用事实证明了对三区的土改曾指责为“右倾”的说法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有不足之处，执行土改政策还有程度不同的不落实现象，在审讯中，被审人对财宝、枪支拒不交待时，也有个别地区失手打死的。这些教训应该吸取。

总之，通过土改斗争史的回忆，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严守党的政策纪律，队伍清正廉洁，才能保证我们党的生存和革命事业的胜利。

注：史治平同志现为离休干部。离休前任省水产局党委书记、局长。

# 大地主吴广仁反把倒 算村干部吴海山惨遭杀害

安 凤 瑞

地处富裕县境南端与林甸毗邻的查哈来屯，是一个有200多年建屯历史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古老村落。她濒临乌裕尔河下梢，草原辽阔，水源充沛，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好地方。日伪时期为龙江县所辖，1948年划归富裕，全屯40多户人家，大多数给大地主吴广仁扛活、榜青，受着他的剥削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大地主吴广仁有良田400多垧，养牲畜几百头，雇长工20多名。其父吴振生当过伪保长，吴广仁当伪甲长，父子同是汉奸效忠日寇，勾结伪警特势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欺男霸女，无恶不做，协助塔哈伪警察署抓劳工，要出荷粮、克扣配给品，当地群众恨之入骨，送他绰号叫“吴扒皮”。

1933年（伪大同二年）吴广仁以权势同大河东（繁荣乡祥发村）村民李某之妻勾搭成奸，因争风吃醋枪杀村民王某。后派自家伙计吴占清、秦海二人套车将尸首拉到屯外西北岗子上扔在草棵里，对此两村群众明知吴广仁所为，但慑

于他的淫威，谁也不敢声张。

1945年光复后不久，某日吴广仁在村北草甸子上打猎玩枪，突然看到一过路人钻进草堆里，便催马持枪来到草堆旁向草堆里连开数枪，活活将此人打死。原来这个过路人从远处看到吴广仁骑马持枪，疑是土匪才钻进草堆里躲避，不料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屈死在吴广仁枪口之下，事后派伙计吴子祥、刘万才套车将尸首拉到岗下掩埋，对此也无人敢声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地主吴广仁就这样欠下了一笔笔的血债。

1946年秋，全县开始反霸清算、开展土改和减租减息运动，查哈来屯群众成立了农民会，新选出屯长吴海山（柯族），农会主任袁寿山（达族），领导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搞得热火朝天，近三个月时间斗倒大地主吴广仁，将其土地、牲畜、财产全部分光，使这个屯祖祖辈辈贫苦农民再也不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得到了彻底翻身解放。村农民会根据吴广仁的罪行，本应在当地镇压，但因部份群众思想尚未完全解放，因而将吴家父子押送到塔哈区政府，区委书记王晓伟同志考虑到二犯案情重大，并有两条人命，故派兵将其押送龙东县拘押。

当时龙东县境内有一惯匪叫孟传有，为匪时曾救过龙西县（今富拉尔基）县长鄂仁的命，因此被赦免出狱。孟匪和吴家父子也有交情，此时听说吴家父子被龙东县拘押，而且要被处决，于是立去龙西县找鄂县长帮忙，经鄂县长同意将吴家父子由龙东县转到龙西县，不久下令无罪释放。吴家父子获释后，同惯匪孟传有来到齐市原嫩江省蒙政厅见到

负责人杨跃文苦诉被斗详情并提出各项要求。

杨听后大发雷霆，拍案大叫说：“没有我们蒙政厅的指示，怎可以乱搞呢？”吴家父子又乘机说，都是吴海山、袁寿山领头搞的，杨当时又表示：“目前要搞民族自治，民族问题得按民族政策处理”，给吴家父子撑了腰、壮了胆。

翌日，杨带领单传文（伪官吏）安明家（土匪）、莫英宝，胡海宝（地主）以及吴家父子20余人骑马持枪，气势汹汹地到了查哈来屯，遂即召开全屯群众大会。会上，杨大喊大叫地说：“查哈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屯，吴家（指吴家父子）是柯族，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现在要搞民族自治，你们农民会今天无权干涉民族问题”。又问：“斗老吴家谁领头搞的”？这时吴广仁的二叔吴玉廷指着吴海山、袁寿山二人说：“都是他俩领头干的”，杨的手下人立即把吴、袁二人捆绑起来，杨又下令叫吴玉廷当屯长。这个新上任的吴玉廷威胁群众说：“我们吴家家产，归我们吴家管，今后谁再闹翻身的话，小心自己的脑袋”会场气氛十分恐怖。接着杨又正式宣布：“分吴家财产马上退回，不准缺少一件”，并当众将吴海山拉到屯外枪毙，袁寿山当陪榜，吓得全村老小心惊胆颤。就这样刚刚成立不久的农民会给搞垮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被镇压下去了。

1947年全县土改斗争更加深入开展，这时吴广仁及其父吴振生恐惧万分，感到末日来临，乘人不备逃之夭夭。查哈来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对吴家父子恨之入骨，多次派人到外地查访，终于在1947年将地主吴广仁、吴玉廷从呼伦贝尔缉拿归案，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将二犯拉至吴海山坟前处决，以

告慰海山同志在天之灵！其父吴振生走投无路，活活冻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伪官吏单传文、地主莫英宝、胡海宝，土匪安明家等坏家伙在伟大的土改运动中都一一被揪出处决。



# 从朝鲜回国的前前后后

韩 庆 富

我是1953年从朝鲜回来的归国华侨。我家祖籍天津，祖上都是渔民。到我祖父时，由于家境贫寒，难以养家糊口，祖父便带领全家老小移居朝鲜，开始了海外游子生涯。

在日本统治时期，旅居朝鲜的华侨和当地人民一道受尽日寇的奴役。华侨为维护自身的权益，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我们居住的龙岩浦（距新义州三十公里）就有华侨联合会，会长是当地最有名望的华侨肖某担任。我叔父也曾经在其任职。听叔父讲，当时有位姓廉的虽不在会里任职，但经常组织大家秘密开会，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华侨募捐，支援国内抗战，后来才知道他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光复后回中国。

在朝鲜，我家开木匠铺，叫“双利成木铺”。父亲和叔父的木工手艺都比较高超，收过多名徒弟，至今仍有徒弟在龙岩浦。此外，我家还开过菜园，叔父后来曾在平壤开过饭店。在当地有许多华侨，有中国街（即唐人街），全部居住中国侨民。华侨学生读书一般都进华侨小学，教科书全部是中文版的。学校的教职员全部为中国人，国内还曾派过教

师去任教，记得有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是锦州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此人文武双全，深受全校师生的欢迎和爱戴。1952年奉命返回中国。

1945年光复后，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将军领导下，广大华侨和朝鲜人民和睦相处，并肩战斗，在建设幸福、美满的家园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好景不长，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一度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它依仗装备上的优势，对朝鲜北方进行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数以万计的平民百姓惨遭杀戮，使三千里大好河山遍体鳞伤。记得1952年10月份的一天上午，美空军轰炸鸭绿江大桥。大约从九点多钟开始，一批批（每批二十七架）成三角形梯队的B29型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轮番飞抵新义州上空扔燃烧弹。鸭绿江两岸及大桥上空浓烟滚滚，烟柱高达数百米，无数的高射炮弹在飞机下空爆炸，似一朵朵云花，……一上午的空袭，大桥虽依旧巍然横跨大江南北，但北朝鲜的第二大城市新义州市却到处都是烟雾，到处都是火海，碎石瓦砾比比皆是，一片废墟；尸体遍地，血流成河，遇难婴儿吮吸故母乳头……，无辜百姓烧焦佝偻着的身躯……其惨状目不忍睹；华侨韩公权，归国护照都已办到手，但不幸在临回国前被炸弹夺去了生命。其子韩培玉就是在其父尸骨未寒的情形下随母返回祖国，定居在富路镇。归侨牟善会左手食指在空袭时被机枪扫射打穿，……战火无情，使多少温暖的家庭遭破坏，多少骨肉亲人被拆散。父母失去儿女，妻子失去丈夫，孩儿失去父母，……美帝国主义对中、朝人民欠下了一笔难以偿还的血债！

正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危难之际，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的庄严时刻，中国党和政府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痛击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我第一次见到中国志愿军是五〇年十月份某天的一个早晨。早饭后我出门上学，发现街上很多身着粗布黄棉衣的人，有的担水，有的扫街，还有的坐在敞棚吉普车上打扑克，但都说中国话，这引起我们华侨学生的好奇。我们胆怯地凑到车前看他们在玩什么。当他们发现我们是中国学生时，便显得十分激动，亲切地问我们：“小鬼，吃饭了吗？你们这是到哪儿上学去呀？”态度十分和蔼。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人民志愿军，但不久，大家便都知道了。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武器、装备相差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竟然把侵略者打回三八线，迫使美国佬不得不在板门店坐下来同中朝两国代表谈判，并在停战书上签字。

正当我们华侨蒙受深重灾难之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她的海外儿女发出了回国召唤。啊，祖国，我们的母亲，华侨的靠山。您的海外儿女为有这强大的祖国而欢呼、跳跃，为自己是炎黄子孙的一员而骄傲、自豪。记得几个不眠的夜晚，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商量怎样回国、到什么地方安家……，回国申请上报后，护照很快就发下来了。我们一方面积极变卖财产、房屋，一方面向亲友和邻居话别。对于少年时代的我，别提多么高兴啦，因为祖国在我的心目中还是一个美好的未知数。

1953年1月15日，我们全家告别了自己的旧居，结束了几

代人荡迹海外的游子生涯，怀着依恋和憧憬的矛盾心情来到新义州鸭绿江桥边，等候祖国派去的汽车接我们回国。由于人多，我们被安排下午过桥。下午，我们几家人挤在一辆大卡车上，在桥头按护照检查完后便放行了。汽车徐徐驶过江桥，约半小时左右我们就到了“安东市归侨接待站”。每个人都经全面消毒、洗澡后，才按户安排进接待站的房间。休息数日，便按各户的志愿分别乘专列驶向各自的目的地。来北大荒的每人发给一套旧粗布黄军棉衣和一双旧军用棉靴，我们全家一共领取了十三套。我县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县民政科刘禹峰同志和李国栋同志。到县后，我们被安置在张飞大车店。当时一共84户375人。两天后便分批安置下去，当时的安置政策都是下农村。去一区（现富路镇）22户107人；二区（原福合）23户108人；四区（现绍文乡）39户160人。我家祖孙三代13口人，坐上前来接我们的四套马的胶轮车奔驰在茫茫的雪原上。北大荒的严冬名不虚传，朔风刺骨，寒气透人，我们把发给的棉衣、军靴全都用上，还得围上棉被，手脚还是冻得麻木，不得不常常下车跟着跑一段儿，身上才感到发热。经过一天的颠簸，我们在四区团结村向善堡安家落户，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时，国家发给每个归侨一百万元（即现一百元）人民币安置费，由自己支配，当地政府协助购买房屋、牲畜等生活、生产资料。

安家没多久，便是五三年春节。村里家家户户忙着碾米磨面，包豆包，蒸干粮。当我第一次品尝到乡亲们送来的黄澄澄的粘干粮时，不仅感到香甜无比，而且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油然而生。啊，祖国，母亲，您的儿女终于又回到了

您的身旁。现在，我们的祖辈、父辈相继故世，我们这些当年还不明事理的孩子们开始进入壮年。当年一起来我县的375名归侨，现在只剩下143人。由于升学、参军，婚配、迁居诸原因，现已分布在全县十一个乡、镇。不少人参加了工作，有的成了干部，有的当了工人，其中不少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悠悠赤子情，拳拳游子心。党和国家把我们这些漂流异国他乡的海外游子从危难之中拯救出来，并培育成人，在政策上给予优惠照顾。饮水思源，我们深知党和祖国恩重如山，只有在四化建设中辛勤地耕耘、默默地奉献，才能回报党和国家的抚养之恩。现在，全县归侨中有党员22人，县以上历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7人，省、市、县侨联委员15人；担任农村村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以上领导职务者15人，其中正、副局级领导干部4人；获县以上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称号者二十余人，还有不少海外有亲友的归侨正在积极、主动地开展“三引进”等外联活动，为促进四化建设，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建设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 柯族战士的英雄事迹

关子军

居住我县的柯尔克孜族人，是清乾隆二十二年因准噶尔事件由新疆流放来的，他们在旧社会受尽了苦难，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8·15”一声炮响，来了救星共产党，在东北几乎被历史淹没的柯尔克孜族人，从此获得了新生。他们以热爱祖国、热爱党的情感，积极响应党的各项号召，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四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时代的洪流里，涌现出许多的英雄人物和感人的事迹。

解放战争期间，五家子村不足200口人就有13名柯族青年参军，柯族优秀儿子常玉发参军后在前线英勇杀敌，立了三次大功，评为战斗英雄，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抗美援朝期间，五家子村又有8名柯族子弟参加了志愿军，战斗在朝鲜战场上。柯族战士吴守勤入朝后，任汽车某部副排长，担任运输任务。1951年1月他率领七辆汽车13名战士，由中朝国界到咸兴执行任务，车队驶过了雪山岭四水里时，途经一座高山，正逢敌机空袭，他命令车队驶到山沟里隐蔽。这时他忽然听到有朝鲜妇女哭喊声，便手持冲锋枪

下山寻找，在临行前他曾与战友们约定，只要听到他枪声，就一齐开枪。他在山缝间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美国鬼子尖兵，后边有一大群哭喊的朝鲜妇女，被一群美国鬼子持枪赶着。吴守勤见此情景，怒火万丈，迅速地藏在雪壳子里，等敌尖兵过去了，朝鲜妇女过去了，后边的美国鬼子与他相距三十米时，他射出了一串串的仇恨子弹。上边的十三名战士也弹如雨下，仅仅几分钟的战斗就打死美国鬼子二十多人，俘虏三十七人，救出了朝鲜妇女五十多人。部队领导机关为表彰他们的功绩，特记集体二等功，吴守勤同志记大功一次。吴守勤同志的英雄事迹在朝鲜战场广为流传，他不愧为柯族人民的好儿子，中国人民的好战士。

